揅經室集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一　　一集

卷二　二集

卷三　三集

卷四　四集

以上癸未至庚寅八年文筆仍以經史子集分爲四卷以後再各續于每卷之後篇頁積多再分爲中下卷詩則接四卷之後列爲五六七八

九卷庚寅冬刻于滇南分給家塾子弟男常生
祜謹記

學經室續集目錄

卷二　　續二集史

卷二下

謝再

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三　　續三集子

揅經室續集目錄

卷四　　續四集集

謝

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稭子

祭

南海神廟文

節性齋銘

蘇文忠公象贊

陸宣公從祀廟廡頌

學海堂集序

擘經室續集卷五　文選樓詩存十二目錄

癸未

道光癸未正月廿日余六十歲生辰時督兩廣兼攝巡撫印撫署東園竹樹茂密虛無人跡避客竹中煑茶竟日即昔在廣西作一日隱詩意也畫竹林茶隱圖小照自題一律

福兒汲得學士泉煮茗作詩因再題竹林茶隱圖中

癸未四月住閱江樓閱肇慶八營官兵

宿閱江樓

羚羊峽峽東即端溪研洞今有水不令開鑿福
兒隨來端州住閱江樓數日呈詩文一卷題其
卷首
廣州城西荔支灣荔林夾岸白蓮滿塘即南漢
昌華舊苑也諸兒遊此折荔歸來題圖一首
五月廿七日丙子生辰復避客獨遊荔支灣題
壁荔亭歸示福祜孔厚即用前集韻加刪韻
堂院中用竹木架成平臺盤簷爲夏夕趁凉
之所秋即拆之
道光癸未狀元爲廣東吳川林召棠報至與越

由粵西入粵東

將由肇慶往雷州至新興河頭水最清淺

由高州望欽州書示兒輩

過電白温泉題僧壁二律

雷州道中

題頤道堂詩集卷首

雨脚

卷六　　文選樓詩存十三目錄

甲申

省城詩社之詩有刻本見徵心畬擬作一首

乙酉春宿端州閱江樓四夜

乙酉春夏間屢登粵秀山憩坐學海堂因題

賦得仲秋上弦月 得中字書院課士作

西齋有欹廊將傾徹而新之且安茶竈

西齋茶廊坐雨

遊花田翠林園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回憩玉帶堂晚飯

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圓暈數層莫知造
物之理鐫詩代銘

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

習牢不可破滅從逕行殊爲無謂弓刀小隊更
非所宜乙酉冬閱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遙看
山色而已

惠潮海邊四咏

乙酉仲冬望日閱碣石鎮水陸兵全海肅清夜
看海月

過豐湖書院

過寒婆徑

揭陽策騎

題嚴厚民杰書福樓圖

卷七　文選樓詩存十四目錄

行過遷江古之瘴鄉今雖瘴少然氣候殊不齊

閱邊

啜茶

邕江舟中

得復初齋全集邕州舟中讀之即寄野雲山人

祭馬伏波將軍廟畢放船下橫州大烏灘

潯州道中

過端州羚羊硯石峽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溪

定靜堂前手種荔支今夏結子頗多積雨甚涼

泊舟浯溪登唐亭

湘江村舍

泛湘川過南嶽得雨

日出洞庭湖

夜泊

八月七日又泊

過會同

泛岸坐月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壺中九華韻

過清鎮安平縣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雲南督署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爲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薄暮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栽花

滇園煮茶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閱兵至開化

夜坐

文選樓詩存十四目錄

卷八

丁亥

爲民先

牡丹一枝開極大

梅花蜜

老鶴

登西臺看耕種

東園初夏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晚飯於福兒書齋登西臺觀稼是日剪得七種

園蔬种花紫薇同開

東園夏日

卷九　　文選樓詩存十六目錄

大暑節桂花初開
秋祭東園齋居詩四十韻
中秋塔鐙
以八月十六日爲中秋
秋園
暮登東臺
題伊莘農中丞不倚圖
以園中柿芥餉莘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
相酬
曉坐後院石壇

山海棠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園梅半開

月夜遊園

東園殘臘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正月二十日偕王劉二叟衎林茶隱

立幅雪浪石屏高一尺六寸寬一尺三寸再用坡公雪浪石

七律韻并錄字曰琅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

夏登碧雞臺

野鶴羣

題碧雞臺

大理石屏正面立看合疎影橫斜水清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九日登西臺

翡翠玉效樂天樂府

西行閱兵憩雲南縣青華洞

點蒼山書所見

過蒼山第十五峰下登楊升庵宣韻樓又至大

卷十　文選樓詩存第十七
辛卯

壬辰

辛卯南掌國貢馴象到省臺已届寒冬畱至壬
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臺前辭行

余因女蘿之卒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

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

再用山谷壺中九華韻

健忘

松雲身

仿李成寒鴉圖即歐公鴉石屏

四更山吐月石畫硯屏

題林屋洞天之橫石研屏

仲夏辦八旗軍政住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夏日雨晴題霞天急雨石畫硯屏

阮公墩

戊戌

快雪時晴石畫研屏

後齋侯舉歌

予告歸里敬遵

恩諭恰志林泉謹賦十韻

歸田後仲嘉弟呈珠湖漁隱圖請題

揅經室續一集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鄭康成本作僞敬致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按此經文春十四字夏九字秋十三字冬十字有互文見義者有變文見義者有省文者不必定相齊比經文於夏秋著宅南宅西之字春冬不言宅東宅北秋則西字兩見春則東字一見夏則南字兩見冬無北字而兩著朔字夏言交言致冬言朔言易三時皆言平秩而冬獨言平在

元謂在朔易三字主合朔而言即包日食言也東作南爲西成皆言測日纏發斂主中氣而言也作爲也僞同爲作爲皆造也言造厤法也成者言作爲旣成也

今尚書作南訛乃東晉人所改漢尚書作南爲或作南僞僞與爲同故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僞今本史記作南譌者後人因晉本作訛而遷就改之也南僞者創爲此厤法於南方也錢辛楣宮詹云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僞即爲字也元謂此姑勿論荀子之言性之是非但以僞字而論是僞即爾雅作造爲也之爲而非詐僞之僞譌誤之譌明矣周禮馮相氏鄭注平秩南譌宋本作南僞此尤漢時作僞之據也益說文爲訓母猴象形初義也後人則假借爲作造之爲而或加亻旁成僞字此第二義也又訓爲詐僞之僞此第三義也後人祗知僞爲詐僞之僞而不知其本是作爲之僞故不得不妄改僞字爲譌爲訛矣說文有

譌字訛乃俗造也平秩者謂日躔分節氣而次弟出于東次

弟交于南次弟入于西羲和設儀器測量逐日刻記

辯豑之也辯豑之義見于史記爾雅說文矣平辯也見史記又見爾雅秩本作豑次弟也說文豊部豑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豑東作據此知尚書古文豑與秩同有次弟之義大戴記孔子言厤有順逆順逆即南北朝言盈縮之法亦即今西洋言高卑之法二分二至漸爲次弟一月有一月之盈縮次弟一節有一節之高卑次弟一日有一日之交易次弟所以日有辯秩也辯秩之法最古矣又案平秩史記作便程蓋秩之失聲與程之呈聲近也詩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迭韓詩詩作𢧢𢧢字不見于說文玉篇說文祇有𢧢字韓詩當是𢧢字也說文大部之𢧢與秩迭程聲相近故詩巧言秩秩大猷說文作𢧢𢧢大猷也詩胡迭而微亦言次弟更相食也微者日月食之名故詩十月之交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微謂光隱匿國語越語日月微者注謂微者虧損薄食是其義也據此秩迭程𢧢

相通之音義知東作西成南爲亦復兼測日月之食不但朔易之專主測合朔日月食矣非謂春耕秋穫也如東作西成南僞但言農事則覘星務農愚夫婦人皆能之何用羲和遠出乎農事別有稷官豈羲和之職乎亦豈羲仲但敎春耕而不觀秋穫和仲但司秋穫而不課春耕乎且朔之極北不生五穀所謂朔易者又何農穫可蓄藏乎漢書王莽傳以東作南僞西成等事爲農事趙岐注孟子齊東野人引書東作爲農事是農事之文始于王莽并始晉孔傳又案尚書大傳雖列堯典之東西南北然但言其方位而已未嘗言作成二字是農事也朔易二字伏傳史記皆作伏物乃朔字物勒篆相近之訛伏當如五星伏逆參則伏之伏伏朔者月伏于朔也何以明乎注朔易之爲主合朔言日食也朔者月死盡而未初生

與日但同經度相並而不同緯度則爲合朔若同經度而又同緯度日月人目三者相直則必日食日爲月食以臣近君之象並莫甚焉行而並字廢見說文字逆迕也此朔字造字从屰之初意若解字當云朔从月从屰屰亦聲月从屰

遇也逆屰也逆食日之日也許氏說月一日始蘇此後義也月至三日始生明若朔日同在緯度即使子時合朔亥時亦祗相離十二度斷不能蘇生明也又案古人既造从屰从月之朔字即造从亡月王之望字專言日與月相對望也望者月亡即言月食也日爲地隔月不得光有亡象焉月食未有不在望者且望从王凡王廷皆有對直之義故爾雅日顯庭直也此與朔義相並至於人之望人乃因日月相望之初義而生爲第二義望朢二字皆可假借爲用不必定分望字爲人之望人曲取出亡在外望其還之義說文所解非初義也蓋唐虞以前造厤時本有定朔定氣原非平朔平氣因日月食定在初一月半而特造朔望二字即

以爲初一月半之定名夏商後羲和失職食不定在朔望故周漢之間解字者不敢以食義專屬于朔望而別生始蘇出亡之義矣且後世厤法不密以致前後失朔尚造朓朒兩字古人于月有食之不宜有有字尚从月得義又何疑于朔望之不專造兩字爲日月食之初義哉但言察朔于北而不言察望于南者朔定而望亦定也蓋合朔時刻雖不定何方而堯命和叔專司合朔者則在北方故書曰宅朔方爾雅曰朔北方也北固以朔名其方者也經不曰北易而曰朔易明是特著此字從日月起義而以四方爲後起之義也朔之日易亦以日月相易起義也說文引秘書說日月爲易易似卽古尚書說專指朔易之易非周易之易人目在下日在月上見其交易也故日月相並爲明月在日下爲易日月食非朔望不定朔望亦非日月食不定東西南

北里差時差交會高下亦非日月食不能同定於一日之間故唐一行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此三言直接堯舜以上厤法蓋非蝕即非朔不朔即不蝕因蝕造字因蝕定名倉頡之學與羲和同也春秋日食不在朔無論矣自漢至隋二百九十三食而非朔者八十三唐五代一百一十食而非朔者三自一行以後始有定準蓋倉頡之時日食必朔定朔定氣其法本密故用日月食之義特造朔望二字設堯舜時日食不能定于朔堯舜豈不對此朔望二字而有愧哉蓋夏以後羲和失職至漢皆疏隋唐至宋元又漸密以至于今最密如堯舜之時不曰平秩曰平在者爾雅曰在察也此在即在璿璣玉衡之在義比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共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厤之

法亦即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驗之法交食之驗有食分深淺有加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設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較而準驗萬世天算皆始於此也唐開元元至元我　朝康熙皆分地實測之最遠而準者豈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會不及於此東南西由日纏發斂辯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中氣以校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辯在之而得朔數之虛以校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即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繹此句則知堯時亦是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非如春秋時歸餘于終及秦漢皆用平朔平氣否則朔字望字何故必以日月食之義造之閏月所置何以不日定歲終而日定四時也是

故堯時有定朔定氣原原難臆知而由造朔望二字
及以閏月定四時句繹之則古密周疏斷斷然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星辯其序事以會天位鄭康成引尚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以爲序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書注未以東作南僞西成朔易屬農事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似與鄭氏意合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即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麻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辯其序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麻法之祖故曰作爲成朔也嵎夷暘谷昧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其初本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

赤道之極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國極南致止之處因此起名義也交阯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無北影阯同止同趾其始雖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即定爲地名交阯日南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蓋曰夏至之日交極北止於此南地也猶朔字但因上古專司日月合朔在北而虞夏時即名北爲朔方也禹貢曰朔南暨黄赤二道隨節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日月食由于有二交而今特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黄赤道交以定極南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言辯次南方之日纏及日月之交而造厤法也敬致者即周禮冬夏致日孟子

可坐而致之致此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至短北來止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置閏渾天即璿璣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定朔日食之法竟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懼修省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纏度雖有一定之纏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在之中而以朔易二字寓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一定而不懼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日月交距朔日辛

卯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不弟此也凡造字皆有初義其字見于何代則其義即起于此代之前朔望有二字固顯然義起于唐虞之前矣又如暨字亦見于虞夏書矣說文曰暨日頗見也既小食也然則此暨字从既亦專爲日食而造言日爲月食偏見不全也从旦者即今卯時帶食半見也有字暨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有縣在下汝義暨和乃假借字用之也然則許叔重解朔望二字易以曲爲始蘇廷臣之說則日周漢以日食爲變異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諫故叔重反收朓朒二字與尚書五行傳合而不能言朔有定也又霸爲月霸霸與魄同月全魄乃晦漢書律厤志曰死魄朔也凡由晦而朔即爲改革之象霸从革得音且得義故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周易六十四卦獨以治厤明時屬之革者豈非以堯舜治厤定四時日月食皆以朔易月霸爲本歟易曰革巳日乃孚稱謂巳者改也改从巳得

吾得義革者改也此巳日乃孚之巳猶通借爲戊巳之巳故六二日巳日乃革之而九四則直著之日有孚改命矣改命卽湯武革命也改从巳更从丙革改更皆一聲之轉故孟子曰日月之食及其更也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朔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于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覓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

釋閏

周禮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案此門皆明堂之門也虞夏以來之古禮也然此惟月朔行朔禮時暫居之暫立之以終一月之政事耳若竟謂常居之常立之以終一月

無論郊外明堂非王者常居之地即城內路寢亦斷無居門終月之事未可以辭害義也即居青陽左个總章右个等皆謂暫居行朔禮也明堂分東西南北十二堂个當於何月後置閏王即當以其方之門居之立之明堂之法與厤法相關也周禮惟言閏月王居門中而鄭氏不言十二月所居者已括于頒告朔一句之中注此曰於文句王在門謂之閏許氏說文收閏字於王部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即明堂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案此許鄭之說皆是堯舜以前之古說元著明堂論由周明堂月令溯至黃帝神農或疑明堂月令乃秦呂氏之說即使周有此制而堯舜以前未

必卽有十二堂个之制非也禮逸篇王居明堂禮鄭氏康成以爲殷禮引之以注月令可見王居堂个門皆上古之制且管子尸子呂覽淮南子等書或不可据尚書虞書亦不可据乎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閏字始見於此此明明是王居門中之字會意確無可疑若唐虞以前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又無明堂王居門中之制曷爲倉頡已造此王居門中之字乎故唐虞以前明堂堂个之制不可考而可据閏之一字以定之況虞書所謂賓于四門闢四門者舍明堂更以何門當之是故虞夏書內字字皆可考据卽一閏

字而古厤法明堂之制皆明矣余著堯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考已言及此堯舜時本有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矣以此證之更合矣余著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以此證之更合矣黃帝之時豈不知或主節氣或主月朔二者皆可以授民時乎黃帝堯舜則主主十二月朔爲歲以無中氣之月置閏成歲者彼時羲仲羲叔和仲三家必有建議欲以節氣爲歲不主朔閏者堯則考古法而合氣與朔以定之又合羲和四家之法而斷之曉諭之以爲但主辨秩節氣爲歲不置閏不便于授民時也必須主平在朔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朔定于月閏定于朔始明白使民共見也今時大小西洋法皆主節氣爲歲而不置閏唐時九執厤已如此今廣東澳門夷人皆以冬至第七日爲元旦行賀禮昔宣城梅氏謂和仲宅西之法疇人子弟流入西夷寔其然矣

明堂圖說

明堂異名同實及上古中古之分元于巳未歲以前

已著論明之矣歲庚寅學海堂經解刻成復取近代
諸家之說而驗其圖皆未能確也依月令當有八个
而考工記惟有五室斷不相合戴氏乃除太室而以
四室置之外四隅卽名之爲个而共互之謂明堂之
左个卽青陽之右个總章之右个卽玄堂之左个其
說過巧竊有未安且卽如其說而四隅丈尺猶于經
文有不能相合之處元乃別爲圖移四室于堂背四
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接之如此則與經
文丈尺合室爲室个爲个不相假借且于上圓下方
重屋之制亦合卽匠人据此築基構木而造之亦必

能成之非紙上空談也爰更分析爲十說幷圖以明之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經文明白可据當從此以起度數東西九筵者八丈一尺也周尺約當今尺六十寸强八丈一尺六折算當今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筵者六丈三尺也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城內廟寢亦襲此名曰明堂然惟向南一面耳而郊外明堂則四面四堂若云五室全在此南面一堂九七

筵之中而無三堂則行諸大禮斷不能容斷斷無是事也南堂定而三堂亦定矣舉一反三也

今定爲收四室于堂背四隅重屋之下而以四堂之後八角相接之何所据乎此於經文無顯据惟使堂成爲堂廟成爲廟个成爲个室成爲室在四方則可成王居之禮在中央則可成祼禋之禮亦可成重屋之制耳五室主五行似當置室于堂之正中然正中則爲太廟四太廟之後共以中央太室爲室而四隅四室鄭氏注謂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者古說如此故西堂名總章赤與白謂之章白金與赤火合不與水合故金室在西南餘室類此鐘鼎文每有作此形者古鐘鼎銘每日亞王格太室此形即四堂背五室之形也

每室四戶兩夾窗乃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白盛之文成伯璵禮記外傳衍之爲每室四達一室八窗之說大戴衍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之說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孔氏廣森禮學巵言讀考工世室四旁兩夾爲句窗白盛爲句此爲特識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元更謂窗者凡四面不明之處皆加窗至于當用幾十窗不能臆斷白盛者盛義如城如防此言四面皆用牆如城如防而白之且

多用窗也釋名曰城者盛也爾雅曰山如防者盛

是其義也

五室之制奈何按四方之堂寬皆九筵此四堂之

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乎堂之南青陽之西

距總章之東皆九筵也以此方九筵之地爲太室

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筵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

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于露處之地可

名爲室也然則奈何曰此五室皆當在重屋圓蓋

之下若于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

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水

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如圖中〇者卽柱礎處楚
辭天問淮南子皆有八柱之說則可上載圓屋并
遮五室矣
重屋上圓下方之制奈何按重屋見于考工記上
圓下方見于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筵之地
假使立大柱出乎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
則是上圓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筵爲大乃不霤
雨水于五室也九筵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
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于圓
屋之下方屋卽四堂之背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

納光也其每一方屋皆有四阿前阿水外霤後阿水內霤（內流在堂背與室之間必有溝水出四角此最古最大之中霤）而圓蓋之霤又流于四方堂屋之上也此乃大概爲說耳假使匠人爲之卽可合丈尺而成之（堂崇一筵加以堂之棟宇重屋圓蓋之高約須通高今尺六丈有餘四堂縱橫方今尺二十丈四尺六寸）至于立柱立牆梁棟楹庪戶窗諸制古匠不傳難臆撰然逸周書之四阿復格重亢重郎內階旅楹隈唐山牆等制甚詳知古時匠氏必有構造之法今雖不可考但使今匠爲之必有暗合古法者何也大段不錯小處不妨以意匠定之也（郎如逸周書有旅楹之制考五室重屋四堂八

个非多楹不能成之旅者衆也陳也衆楹陳列于四方內外也詩殷武旅楹有閑襲其名也又逸周書有隄唐山牆之制今定白盛爲牆者釋名城盛也爾雅山如防者盛注曰隄防檀弓鄭注曰防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明堂之牆如何築造經雖無明文然由此可知四堂之背周圍有牆四堂左右亦皆有牆如防如城特有窗戶四達通明通路耳明堂位達鄉鄉卽窗也唐與陼同廣雅釋宮曰陼隄防也逸周書有內階之制今考九階皆在四外若由堂入室平行則無階矣曷爲有內階也意明堂亦如覲禮壇制有三成也或者堂一成由太廟入至四室之地爲二成由四室之地入至大室爲三成是以公玉帶明堂圖內有昆侖之名爾雅曰三成爲昆侖邱是也逸周書有復格之制說文格木長貌復格者其五室重屋八柱四柱之長者兩層相復乎逸周書有重亢之制亢與抗同高舉抗拒也意爲重屋中有兩重橫木在各柱之閒者高舉抗拒乎逸周書有重郎之制郎與廊同或堂與室有兩重廊乎又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又有蒿宮之名云周德蒿茂大以爲宮柱學者嗤其誕是也

但嵩柱誠誕而嵩宮之名則有自來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書郊或爲蒿杜子春云蒿讀爲郊是蒿地即郊地也曰蒿地者猶萊田也明堂曰蒿宮者猶之曰郊宮也宮宜在城內今任郊故曰郊宮郊宮即蒿宮也乃求其解而不得造爲蒿可爲柱之說此皆秦時迂腐博士之所爲無怪拾遺記更衍爲十丈神蓬之說矣然若因此哂蒿宮二字之名亦誕則又非矣

程氏瑤田釋宮小記述中霤云古初有宮室時不過爲䨽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即古棟宇之遺象古者明堂圜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歟此說明堂上圜下方之象最合然則太室重屋者最古最大之中霤之制也淸廟者太室也若爲圓屋出于四堂之上則蓋茅輕穩禮

亦宜之四堂用瓦爲宜矣

个之義奈何案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考工記梓人爲侯侯有上兩个下兩个亦皆具旁夾之形卽廟寢之東西廂東西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𡨋饋于个而退是非明堂尚可襲名稱个何況明堂乎

戴氏震曰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此說則甚合其圖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圖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爲

三以其中爲明堂太廟以東爲明堂左个卽青陽右个以西爲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當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之形若以明堂爲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爲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所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

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秖一面向南之堂無東

西北三面之堂以月令為誕妄不經非也閏月王居門中見於周禮豈十二月反不著王所居禮逸篇有王居明堂禮之名此篇必在漢書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內今皆亡矣呂氏大戴所采古禮必本于此餘詳余釋閏篇中若然著則無論九筵七筵尚不抵今大府之大堂豈成矩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置且其圖分九筵為五而平列五堂以五室居五堂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當有十筵室比堂多一筵斷不能合也

王平日所居聽政之路寢皆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西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即月令之明堂有四堂八个重屋五室非城內廟寢也洛

諸周公之明堂卽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榜禮箋皆以覲禮後半段覲諸侯之地秪有門壇無屋遂謂明堂屋爲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壇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从宀無論矣禮古文亦加宀周書曰王入大室祼使無屋室王安所入覲禮後段爲門爲壇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卽東巡岱宗之明堂亦必有屋若無屋而惟有壇齊王何由欲毀之自古惟聞明堂未聞明壇況考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確爲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寢當之無論逸周書明言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清廟茅屋顯有

屋室皆在郊外不能指爲城內廟寢即考工明言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復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矣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之室不同几爲城中路寢之室筵爲郊外明堂之室也儀禮覲禮自篇首至于饗禮乃歸此前段乃諸侯覲天子于王都之正禮常禮也且歸則歸矣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覲于天子爲宮壇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爲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不定何地盟會諸侯之覲禮也是以秪立門壇全無堂室成王盟岐陽置茅蕝晉侯觀踐土作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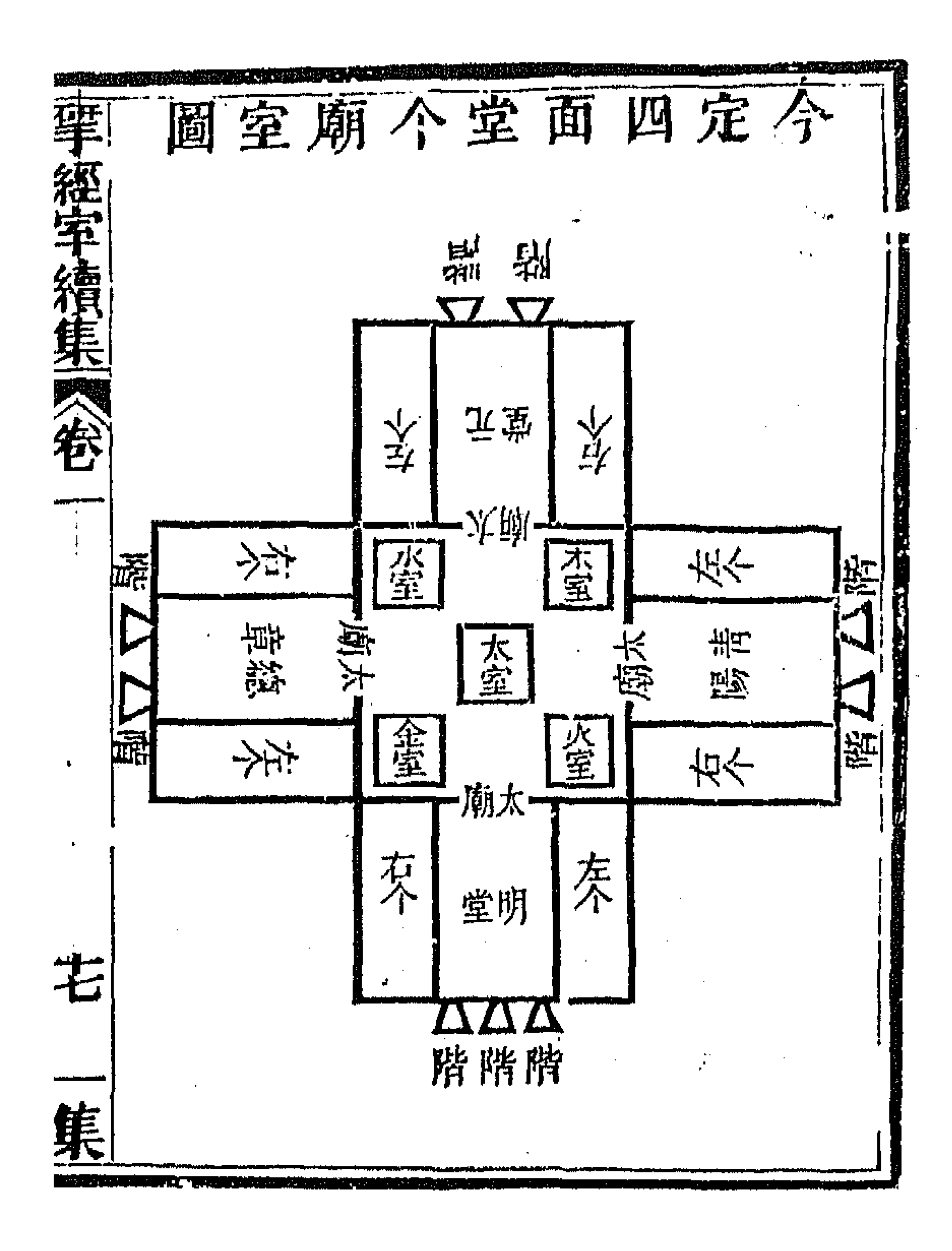
皆其事也國語晉語曰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蕝設望表說文引作致茅蕝表坐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盟于踐土朝于王所晉侯作王宮于踐土出入三覲此等覲禮當用覲禮後段門壇之禮後段之禮爲此等事而設也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覲禮行之朝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也否則堂堂王都魏魏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祇馮四尺之方明木乎然則此門壇者茅蕝之意也又鄭氏覲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後段門壇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國諸侯來覲則于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在近郊者則于明堂行之即周公明堂位之禮也

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

始用後段門壇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

禮也後段言拜日于東門外者此門乃壇之東門非京師之東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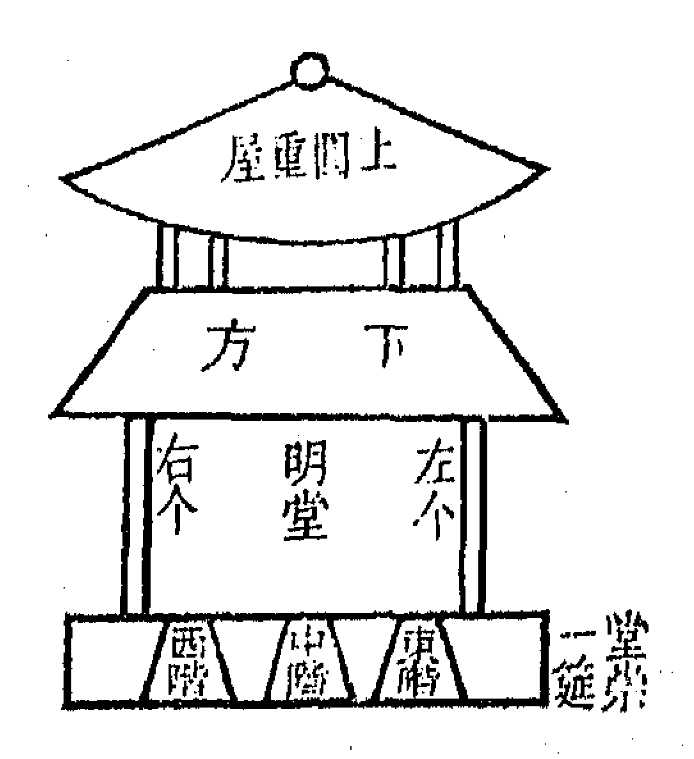
今定四面堂个廟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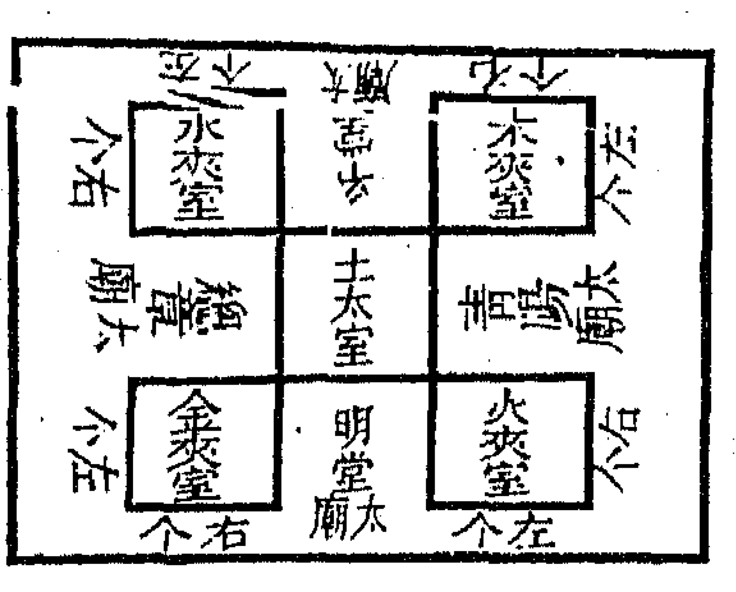
今定堂个室丈尺之圖

北
九筵共八丈一尺
六丈三尺
七筵共六丈三尺
左阿
青陽太室
前阿
後阿
右阿
九筵共八丈一尺
七筵共六丈三尺
七筵共六丈三尺
九筵共八丈一尺
六丈三尺
于經个之寬無明文
南
九筵共八丈一尺
東
西

今定上圜下方重屋圖



戴氏明堂舊圖



二十戶四十窗九階與世室同

汪氏明堂五室圖

南北七筵

凡室二筵

西夾	西房	大室	東房	東夾
西堂	西序	牖間 堂	東序	東堂

東西九筵

孝經郊祀宗祀說

孝經聖治章之大義有二端一則孔子以孝祀屬周公其人專謂洛邑不屬成王也一則宗祀之宗見于召誥洛誥多士也乃讀者忽之不察并淸廟維淸小毖亦不得其解矣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夷齊既死殷士未服者多戰要囚之未能和睦無怨不獨武庚之叛也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各國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故曰武王未受命也未無也况成王又幼有家難哉于是周公監東國之五年與召公相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

誥治用牲配天之殷禮祀天與上帝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為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孫殷士皆來和會為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為紹上帝受天定命也若使武王成王在鎬郊祀宗祀而諸侯殷士不全來臣服助祭即不能定為易姓受天命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宅十餘日攻位即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勤于見士即用二牛于郊以后稷配天且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即孝經之郊祀配

天也于是始爲周基受天命矣計自二月至夏皆功于新洛邑明堂各工然明堂功雖將成尚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于是周公伻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之宗禮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辛而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矣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上下無怨人心大定爲周禎福而無後患成王始來洛邑相宅記功宗之禮即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冬祭文王武王但二騂不祀上帝又八明堂大室祼王賓亦咸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即歸鎬命周公後于洛

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文武而未祀天于郊祀上帝于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于心未筆於書因福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囿于舊說不徹經義是以說此教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尚書洛誥曰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

多方曰爾乃屢迪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
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
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敉句公
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尚書疏及之而經義述
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敉公功為
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即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
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弟一未字指

四方亂定弟二未字指克敉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即克敉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尚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

其羣屬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
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節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
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
天與后稷二牲也
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
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殷士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敉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

大工也用衆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汭是也

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宗功作元祀是也

詩淸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

廟

維淸曰維淸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

禎

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

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

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

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詩大雅文王共七章五十六句

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即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

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
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禋迄周有成者卽克敉宗
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
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禎矣繹詩書各
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繹詩文王
七章則全是在鎬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
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卽尚書之多士
我將之將卽惇宗將禮之將肇禋卽肇稱殷禮初
基也清廟卽明堂維清卽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
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

傳訓宗禮為尊禮殊空也

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元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案大人云詩頌之肇禋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卽與兆同兆者壇之營域卽洛郊攻營之位不當專訓為始猶詩訪落之落卽洛誥之洛加艸為落从洛起義義不專于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箋謂肇者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

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爲據也書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爲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郎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前郊不言騂是白牡明矣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福案據此可見鎬京武王末幸四海行配天配上

帝之祀與孝經相合不然何以孔子必曰則周公
其人學者習讀僞武成而不計當年受命之難也
尚書大誥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微子之命序
曰成王既黜殷命是殷命之黜在成王周公之時
殷命未黜周未能言受天永命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
福案此當是周公初祀明堂之月也
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洛誥曰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福案周書奔走臣我凡三見此監字亦非閒字家

大人云文王世子稱周公居攝尚書無攝字而有
監字監卽監國之義後儒於此畧不省之不知成
王命周公監東國洛見於洛誥卽多方之臣我監
五祀也監五祀卽周公居攝之五年也臣我監卽
臣我周公也鄭康成書注戊午蔀五十五年甲申
爲周公居攝五年作召誥劉歆三統歷謂作召誥
在居攝七年此不知尚書監五祀經文中本有明
文鄭氏康成深明歷算定爲五年推算召誥各日
月悉合然亦未知監五祀卽居攝五年此漢以來
未發之義也

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洛誥曰乃單文祖德

福案此兩文祖卽虞書受終于文祖之文祖後人解爲文王祖德失之矣蓋周之明堂卽唐虞之文祖史記堯本紀集解引鄭康成書注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卽此義也蓋居攝五年作洛誥時尚未立明堂之名猶沿古文祖之名至六七年制禮之後始有明堂之名也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

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卽明堂也又曲禮疏引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此亦郊祀宗祀之古義也

洛誥曰孺子來相宅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王曰公定予往已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福案此成王冬始來洛之證此時明堂已成行冬烝祭禮祭畢仍歸鎬命周公後保洛也以上證明

家大人說孝經之郊祀即召誥之用牲于郊孝經之宗祀即洛誥之宗禮功宗也

宗禮餘說

余既爲孝經宗祀即尚書宗禮之說矣餘意未盡茲復著之曰宗之爲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从宀从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聲義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柴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書曰肆類于上帝即郊也禋于六宗即宗禮也宗禮以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

六宗也若以至于岱宗爲何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燎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爲尊則天尊爲不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柴字燔柴必有煙煙从火垔聲籀文𡫃从宀室古文此皆與禋字同義故禋以柴煙爲初義絜精爲後義也故禋之籀文又作𥛞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配天帝也明堂宀內祀五帝即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者郊無宀

宗有六此爲分別也周公初成明堂祇以文王配天而不及武王至五年冬成王始來洛烝祭歲禋祀文武用兩騂入明堂太室祼而不祀天帝此又其分別也武王殺紂不如湯放桀未盡善也故義士殷民多方多士不服未能受命此不必爲武王諱周公攝政若不來洛踐阼親行宗禮以收天下之心則天下必不保爲文武成王之天下此不必爲周公諱惟周公毅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且克救宗禮之後始名宗曰明堂 福案周公營洛邑時一則曰乃單文祖德再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一則曰宗禮再則曰功宗不似孝經直曰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此年周公尚未敢作禮樂未敢改立明

堂之名不得不稱古名于諸侯多士之前後人因不知此卽明堂而忽畧宗字也考工記曰周人明堂此周公歸政後之名也制禮作樂歸政成王退就臣位此所以爲孔子所心悅誠服者也豈新莽所能假託萬一哉蓋周公乃文王之子義士殷民心服后稷又心服文王服文王卽服周公是以臣我監五祀攸服奔走臣我宗多遜故周公探其心之所素服者而收其心多方多士之心旣收然後歸政于成王然後義士殷民亦不再反覆矣否則周公不踐阼于洛不敉宗禮多方多士義士殷民曰殺我天子者武王也成王武王幼子也能西東南北無思不服哉迂儒旣諱周公之踐

阼復飾武王以受命進退無據皆非也

大雅文王詩解

余已謂大雅文王之詩皆周公宗祀明堂以後之事今福載入孝經疏矣惟說詩之義未顯傳箋亦有誤解茲復解示之曰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之建邦雖舊迨宗祀明堂基命定命之後天命又新非言新于文王在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

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說非此周公所以示成王及周士殷士之詩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者亦言文王令聞至宗祀時猶不已非生前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言文王穆穆陟降祭者敬其庭止也周士與文王孫子能同百世故文王在天亦寧也不但多周士而又有殷士祼將于京此指宗祀明堂臣多遜之後又至鎬京助祭也王之藎臣此王指成王藎臣兼周士殷士言之也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言明堂本是殷禮殷本宗祀先王配上帝惟因喪師故今周文王在明堂配上帝也儀

型文王萬邦作孚言㠯宗禮克救惟以文王之德爲儀刑萬邦始心服萬邦心服始可謂之新受天命也且上天之載雖無聲無臭之可尋然在帝左右之文王其儀刑萬方作孚則赫赫在上故曰於昭于天首尾相應也此文王之詩七章大義必合孝經尚書明堂宗禮之義觀之始大明白也此詩不及武王一字代商之事別以大明之詩述之其旨微矣

咸秩無文解

書洛誥曰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兩言無文者謂無詩也

古人稱詩之入樂者曰文故子夏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文曰主文而譎諫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趙岐曰文詩之文章然則周公祀明堂之時但秩序祀禮仍用殷禮而樂則殷樂詩不可用周樂詩又未敢遽作故曰咸秩無文也周頌及文王之什等詩皆周公祀明堂歸政後在鎬京所作也

釋佞

虞夏書無佞字祇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而難任人是也故爾雅曰允任壬佞也此佞字當訓材巧至商周之間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後此二字皆非倉頡所造虞夏商書三頌易卦爻辭皆無仁字仁字始見於周禮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故佞與仁相近尚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用仁字以寄佞義者不似周末甚爹分別也論語雍也仁而不佞可見仁佞尚欲相兼不知其仁始言佞異於仁鮮矣仁非絕無仁猶之孔王異於不孔之王也說文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聲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左氏作佞夫公羊作年夫國語晉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皆仁聲之證也段氏謂小徐从仁聲是也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讇又一義禦口給又一義屬文時當用何義則可以何義釋之責金縢曰予仁若考者言

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義卽佞也佞从仁得聲而義
隨之故仁可爲佞借也古者事鬼神當用佞金縢之
以佞爲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論語孔子謂
祝鮀之佞治宗廟卽金縢仁巧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之義也所以金縢借仁代佞可省文字也金縢曰乃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史記以王發代元孫一字訓
若爲如此言武王不如周公也上文曰予仁若考此
考字當指文王若亦當訓爲如言周公如文王也此
五句文勢相同一正一反緊相對屬不應下若字訓
爲如上若字訓爲順也不應不若旦有所指之人若

考無所指之人也訓上若爲順則與下不若旦巽異矣史記魯世家明明以旦巧二字代予仁二字此巧字卽訓金縢仁字仁讀爲佞佞卽巧也非可以金縢考字越仁若二字代巧字也巧與考本可假借但此虎考字實指文王非巧字之假借江氏聲尚書集注以巧字抵考字而訓之又知經中仁若二字無著遂謂仁若二字爲衍非也後世佞字全棄高材仁巧之美義而盡用口謂口給之惡義遂不敢如史記以巧佞屬之周公矣且古人每謙言不佞者皆謙不高材不仁巧也左傳成十三年寡人不佞成十六年諸臣不佞昭二十年臣不佞國語魯語寡君不

佞晉語吾不佞皆訓才若佞全是惡豈古人皆以喜口謂口給之小人待人而自居於不口謂不口給之君子乎是故解文字者當以虞夏商周初周末分別觀之虞夏時尚無仁字何有佞字惟有壬字任字耳其言壬任者乃巧言令色之人自謂能堪當重事而緒縈終不成其惡在力不能任而以巧言令色妄任之遍考羣經壬字任字無惡訓孟子尚以爲伊尹之聖矣孔壬者甚自負任也而難任人者不輕易用自任之人也爾雅之允任壬佞也此佞字尚是周初高材之義非惡義使允爲惡則悖德允元又將何說乃漢人說尚書者一概以周末之佞義釋虞夏周初之壬任字恐非也又孫氏星衍古今文注疏云此兩不字當讀爲丕皆語詞事鬼神者謂生而壬其祀事非謂死而事之

釋來

來者麥也象形自當以麥爲本義來至假借爲後義

也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凡來之屬皆从來詩曰貽我來麰據此來爲瑞麥則麥爲常麥義在前而來爲瑞麥義在後矣然麥从夊其字由來孳乳而生之來文也麥字也倉頡造字來先麥後不得云周始有此瑞麥也況虞書曰鳳皇來儀已有來字是來字明爲倉頡所造唐虞以前有此文卽有此物天所來者當始於黃帝之時而后稷武王時又來耳二麥一夆實爲不常有之瑞麥嘉慶初年嘉興曾出此麥傳示至蘇州錢辛楣先生見之作文記之以解二麥一

夆之象矣

左傳引康誥解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臼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昭公二十年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案以上經傳三條義似相反周公康誥之

語甚嚴有刑無赦之文而曰季苑何忌之語甚寬有不相及之文自孔穎達以下皆未得其解竊謂康誥之意謂父雖不慈而子則孝子雖不孝而父則慈弟雖不恭而兄則友兄雖不友而弟則恭如此則可偏罪之不相及若茲父子兄弟交相大亂則應用文王法刑無赦就兄亦不念亦字則交亂之意可見左傳之語乃古人括康誥之大義而說經也左傳中引詩書而爲說者甚多或疑左傳爲康誥逸文非也康誥整齊必無逸文即有逸文亦不至語甚 相反且不相及也文辭亦不類周書周書內豈有相 也二字乎又

王充潛夫論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後漢書肅宗本紀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鄭志趙商問康誥之說門內尙寬此皆漢人用左傳說康誥之義非專引康誥文也

釋訓下篇

余于釋訓篇言順訓一字常相通借又于詩得義同字變之例後人不知每每兩解失古人本義如昔所舉褎姻戚之進退維谷之類是也癸未冬適雷州偶

于肩輿中憶抑詩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知此亦義同字變也四國順之卽是四國訓之與上四方其訓之無異詩人變其字爲順以書之也抑詩無競二句乃引烈文無競二句舊文而證之也若曰烈文常謂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矣果有覺德行必四國訓之也順卽訓也訓卽順也此詩反覆于訓行之義其九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順字亦是訓字之通變與四國順之相同左傳哀二十六年詩四方其訓之唐石經岳本俱作順蓋左氏本作順順訓無異也夫曰告之話言此明是我以言訓之也訓之卽誨諄諄用爲敎也

順德之行之德行卽有覺德行之德行也詩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卽上柔字上柔爲剛柔之柔下揉爲揉之卽左傳吾且柔之之柔加手變字也周人以詩說詩自有始詩之訓詁傳自孔子故有物必有則始詩之者證自孟子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始又禮記坊記君陳曰女乃順之于外順亦訓之假借字宋人以爲誤順且咎成王失言此不知僞古文及假借也

釋敬

古聖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義本義最精確無弊敬字从茍从攴茍篆文作茍音亟非苟音狗也茍卽敬也加攴以明擊敕之義也警从敬得聲得義故釋名曰

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訓最先最確蓋敬者言終日常自肅警不敢怠逸放縱也故周書謚法解曰夙夜警戒曰敬虞翻易逸象曰乾爲敬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書曰節性惟日其邁邁者日乾乾也周書以無逸名篇國語敬姜論勞逸之義爲千古至言孔子歎之此敬姜之所以爲敬也欲知敬字之古訓本義試思敬姜之論卽明矣非端坐靜觀主一之謂也故以肅警無逸爲敬凡服官之人讀書之士所當終身奉之者也至于孟子論性有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年老之人久勞于事養神之人不勤于學

皆樂於安佚或知安佚不可爲訓也于是有立靜之一字以爲宗旨者非也惟聞孔子閒居未聞孔子靜坐惟聞孔子曲肱而枕孟子隱几而臥未聞孔孟瞑目而坐惟聞禮君子欠伸侍坐者出未聞君子瞑坐侍者久立蓋靜者敬之反也年衰養神者每便于靜乃諱其所私便而反借靜字以立高名則計之兩得者也雖然年老之人必不能如强壯者終日肅勞矣或推古人養老之義少安之可乎然孟子曰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終當以苟安飾之也此飾性之一端也

雲南黑水圖考

禹貢黑水有二一在雍州一在梁州名同而地異甘肅黑水相隔遼阻斷不能通蓋黑水亦晦黑之義非色黑海晦也故四海之稱皆荒遠晦黑之義禹貢之黑水亦皆荒遠晦黑之水之通名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此以東北華山西南黑水定梁州之域此句經文顯朗可據故梁州之域必遠包滇池黑水以南始合經文若以今瀘水當之則梁州祇有四川不包雲南矣淮海揚州一海字遠包閩越猶此黑水二字遠包雲南也且瀘水即金沙江即江水之上游導江雖自岷山岷山以上禹時未曾別名黑水猶

之導河自積石積石以上未聞不名河而別有名也故華陽黑水惟梁州之黑水即是導黑水入南海之黑水此水近在滇池之南梁州之域可見矣禹貢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於南海此經文三句朗如日星求入南海之水于滇之南今有三焉南盤江由粵西至粵東入海禮社江由交阯入海瀾滄江由南掌入海此三大水既入南海安得不謂之黑水而反以不入南海之瀘當之乎吾固曰求導水之黑水不可得當于入南海之水求之求三危不可得雍州三危與導水三危亦名同地異當于入南海之水上游求之求華陽黑水之黑

水不可得即以經文入南海之黑水合之然則今滇南入南海三水上游之間廣南開化臨安普洱順寧永昌六府非所謂三危歟考梁州黑水者自漢以後言人人殊予惟以經文定經文餘不必辨矣又滇省城東北十餘里有黑龍潭潭上有龍王廟唐梅在廟東坡上此潭廟甚古莫知其始漢書地理志滇池縣有黑水祠余謂今滇池上之黑龍潭廟非即古華陽黑水之黑水祠歟或者潭東唐梅宋柏之間今之三清道宮即漢祠故址而潭北龍王廟即神祠所遷降者歟滇池與南盤江禮社江切近百里前漢有黑水祠禮亦宜之

華山

華陽

北與雍州黑水隔遠

岷山

導江

金沙江

瀾滄江

蜀省

大江入湖北

既入南海即是黑水

瀘不入南海即不得指爲黑水

瀘

北爲四川

惟梁州

南爲雲南

黑水祠

滇省

滇池

盤江

既入南海即是黑水

禮社江

既入南海即是黑水

永昌府

順寧府

普洱府

臨安府

開化府

廣南府

由粵西入南海

由交阯入南海

由南掌入南海

中庸說

中庸爲子思所作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似中庸篇之大義已止于此自鬼神之爲德已下似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敢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爲學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之微詞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明哲保身不敢明著篇名而接存于中庸篇之後以授于傳經之弟子門人

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爲孝經春秋二經之事淺人詑之不知此必子思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尚得之於古禮說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說當傳之子思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二篇書雖不傳似分二篇爲說者

詩書古訓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

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蒸民秉彝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

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釆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葢因漢晉以前尚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

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孝經先王卽文王說

孔子作春秋孝經皆推本於文王故春秋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孝經首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先王雖未明謂文王實亦文王也聖治章言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孝德無以加四海來祭卽章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堯之舉舜克諧以孝此古帝以孝睦天下之道文王周公傳之以順天下故康誥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

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恭成王時非周公監洛多方和睦多士無怨孝祀文王臣我多遜則周之天命終未受也聖治章大義開明於此所謂開宗明義也首章之末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夫詩書言孝者多矣何獨引此此詩即周公明堂禮成所作之樂引周公文王之詩以證文王周公孝德之事正與首章先王相應更可見章首先王爲文王矣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先王亦指文王若泛言三王則豈可服夏王商王之服乎惟孝治章之明王感應章之明王始泛言聖王否則曷不亦言先王而變

其文曰明王哉孝治章言得萬國之懽心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亦反覆申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自古民之怨秦怨隋極矣是以禍亂速作唐之天寶宋之新法亦皆怨而不和是以災害禍亂惟民心和睦者天下必久太平孔子之言歷歷明驗矣余於此經之義已著之孝經宗祀即尚書宗禮篇矣義有未盡復述之如此　壬辰

六宗解

自虞書內有禋于六宗之文後人求六宗而不可得人各異說何止數十家紛如聚訟愚謂禋乃柴祭之

名六宗卽明堂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帝五帝及配帝非六宗乎周公宗禮亦本於虞禮卽方明明明白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之六面爲亂轇卽數萬言亦不能定也餘詳孝經宗祀說宗禮餘說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說文有字在月部解曰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按此解總有脫錯春秋祇日有食之四字無加月字者若以凡有皆爲不宜有豈非反話乎於心竊所未安不宜有之說儒公三年三傳皆無此文許氏又從何處古書得來或謂春秋凡言有皆

不宜有也有蟲蜚星孛固不宜矣豈有年大有年亦
不宜乎允有字造於倉頡倉頡之世尚無春秋斷非
倉頡造此字時指此示人曰有爲月食皆當用日食
之義反說爲不宜也如倉頡早以爲不宜豈有鮮有
能有常有德亦皆不宜乎然則當何如予按不宜之
說解春秋已不能全通斷不能解从月之有字予意
曰有所以从月者月食也月食爲本義有無之有乃
假借字兩不相涉猶暨字本義爲日頗見即今日帶食而
假借爲汝義暨和朔南暨也暨及也與有訓有無之
有同也不宜有日食之說或亦是先儒之故說但此

例說詩之義而非說春秋之義詩十月之交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此詩日有食之及春秋日有食之兩有字祇當借訓爲有無之有無月食本義在內猶之汝義暨和無曰頗見本義在內詩若曰月食則尙爲常有之事日食則不臧不宜有也故凡說詩及春秋日有食之皆當先從詩此義以爲不宜有不可牽泥月食之本義也說文不是衍月字大約許氏尙引有古說而脫錯耳余昔撰堯典作講成易解詮說文有字猶沿舊說因反覆思之不安于心因求得此義或有合也

與曾勉士釗論日月爲易書

書來因子說日月爲易爲合朔之辨在朔易更發明孟喜卦氣引繫辭懸象莫大乎日月死魄會於壬癸日上月下象未濟爲晦時此足以發古義矣余謂說文所引祕書說乃祕尚書說日月爲易專說便在朔易非周易之祕說如是周易曷不曰祕易說乎蓋易字先見於堯典此字乃唐虞以前倉頡所造造字時祇有日上月下之易之義耳唐虞之世識易字者心中惟知有朔易之易而無六十四卦之易今世讀說文易字者心中亦惟當有朔易之易不容有周易之

易後此文王之易則是出倉頡日月爲易而起爲命卦總名之主意（誤以爲周易之易者自參同契始蓋以周易之道出於日月之易則不誤若以日月爲易四字爲周易則倒誤矣）是故孟喜之易乃周易最古之法由虞書而來有所受之七日來復非穿鑿也余且謂革月爲月霸先王以治厤明時獨屬之革卦與來說未濟晦時正合然則文王以六十四卦六日七分之法名之曰易乃取之於堯典堯典本之於倉聖又何疑哉易再詳言而暢發之以明孟氏之學（易傳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五歲再閏此皆月二十九日晦夕朔旦孟荀虞之義也）

武進張氏諧聲譜序

隋之韻學定於陸法言劉臻魏淵等九人剖析毫釐分別黍累所謂我輩數人定則定矣卽如支脂之不同部今金壇段氏覃精獨得而陸氏等則本不相混是何精覈耶後如孫愐以下有同自鄶惟我
朝古學振興言古音者自崑山顧氏以來奚止十家近時金壇段氏分十七部高郵王氏分廿一部亦精覈之至矣嘉慶間余曾聞武進張編修惠言有韻學書未見而編修卒道光中編修之子成孫聰穎辛勤能傳父學踵成編修之書曰諧聲譜奉以示余余讀

而歎之歎其識力之超卓精細也其書分中僮饕林巖篋榮蓁誂干蔞肄揖支皮絲鳩芼蕇岨二十部惟至韻王氏分出爲一部極確編修不分成孫不敢分之然此數十字雖無多終以分部爲安此乃於毛詩中拈其最先出之字爲建首加以易韻屈韻而又以說文之聲分從之犁然不紊有各家所未及者其言曰今之讀二百六部者牽引之分割之甚無謂也今故舉而空之以詩求韻佐以易屈以韻別部以部類聲以聲諧說文之字而已張氏此說奇而法審說文之聲亦細足以見未有韻書時之本來部居譬如造厤者積年日法數十改及元郭守敬始一切空

之專以彼時各儀實測天行爲主不以私意遷就今於聲韻皆以毛詩易屈倉籀爲定許氏漢人說此文解此字而已至於用文之聲而諧之孳之以成字之聲則倉籀之時已廛然有韻之部居較詩易爲更古矣亦郭太史之意歟杜預言厤法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吾於韻亦云當順字以求韻非爲韻以驗字序而歸之願是書之行於世也

詩有馥其馨馥誤椒記

詩周頌載芟有椒其馨椒字乃馥字之誤陸氏釋文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元案不但椒誤俶亦誤也蓋此經文古作馥字隸釋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一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傳咸答潘尼詩曰有馥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馥矣說文馨香之遠聞者凡從殸之字皆有外遠之義故聲馨皆遠聞也故與馥別釋文沈重作俶尺叔反馥字切音廣韻集韻皆以房為雙聲尺字疑是房字之訛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書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為尺又誤叔為俶又由俶形與椒近而誤為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為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冒也毛傳椒猶飶也當作馥猶飶也此蒙上有飶其香而言飶香與馥同若是椒椒櫢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

猶飶也爲不辭矣古祭物食物似未以椒爲用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汞不知其誤而又誤矣余乾隆閒校石經未及此嘉慶閒作挍勘記亦未及此今始明之歙縣程少農恩澤云詩苾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韓詩有馥字毛詩亦有馥字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飶苾同必謖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曰馥猶飶也馥與飶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虙羲即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复同音之證　丁酉六月

齊陳氏韶樂[illegible]銘釋

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之事爲重而爲此器銘也（篆十九行百六十餘字）拓本第六條玉二之下鼓鐘之上是韶字甚明白然則第五條第二字近接舞字下亦是韶字（朱本釋紹）第二行於大下命上亦是韶字（韶从系說文系古文从系𢙼鐘鼎文司字𠂔旁皆作中無作巾者）元謂韶卽韶字也陳敬仲犇齊韶樂在焉陳氏世守此樂而修備之齊莊公時與陳桓子（銘作無字相悅洹子）齊景公亦與桓子子疆相悅子疆引韶爲壐（非壻卽女弟夫）以大樂大舞迓於天子用璧玉二壺二鼎八有事於

南宮而孔子在齊聞韶有不圖至斯之歎然則齊陳之韶勝於魯韶明矣謂韶爲韶者舜樂之韶字以召爲聲以音爲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爲紹故禮記樂記曰韶繼也鄭康成注曰韶之言紹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爲紹字而以繼訓之韶訓紹見於春秋元命苞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故韶磬見周禮大司樂皆後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見孟子漢書樂志左傳釋文左祈招之詩亦祈韶也銘中舞字凡兩見元簪舞上之字皆夏字夏大也故九夏皆訓大非夏禹之夏其篆形兩曰而下从夊甚明夏舞猶言大樂大韶對舉耳非舜樂雜以禹舞也義與頌同見元釋頌篇中且

景公時樂師亦必深習陳田大樂韶之遺法傳其音律故作君臣相說之樂之時卽依韶爲徵招角招卽韶又陳氏在齊爲工正此器制造精堅亦自不遺餘力計自舜作韶之時至造器之時一千七百餘年爲孔子所聞自齊景公造器之時至今又二千三百餘年而此器具在銘文篆迹可讀可摹展卷累月尚知他味哉

大清道光十八年二月癸卯朔阮元識於節性齋時年七十有五

余於嘉慶十八年從安邑宋芝山購得齊侯罍藏於

家廟屬朱椒堂（爲弼）釋之作齊侯罍歌廿五年矣今在京師又屬吳編修（式芬）釋之畧有異同尚有未識之字乃並存之近日臥疾一旬復審之識出韶夏二字乃悔從前作詩時之粗也

余所纂積古齋鐘鼎款識有陳逆簠（罍爲韶樂簠爲封地）篆曰余陳狟子之裔孫作季姜之祥器此狟子亦即桓子牧誓尚桓桓說文作狟狟可以假狟亦可假洹矣又此簠爲季姜而罍洹子妻孟姜是陳氏世代多姻於姜可補三傳史記之闕此簠年近於罍則文字相近第四字宜亦是器字

戊戌夏蘇州又有一齊侯罍拓本寄來京銘篆與此
器大同小異計彼器十九行一百四十二字校此少
二十餘字校此多者齊侯下多一女字此器内第四
行本有女字非毋字彼罍字㔾四田𦔳之上多𨛖邑
二字夏字彼㔾厦此鑄爾羞釦後㔾鑄爾羞𨚔皆甚
明白此大樂凡三見彼秖一見彼第二行無大樂宗
等字洹子孟姜則相同明白至於綤字此凡三見篆
法無異是綤無疑矣而彼本亦三見第一字與此同
第二三則系旁作𢆶是司字矣計惟大司命一處於
文為順當舍此而从彼至於舞字之下仍以綤字為

順當舍彼而从此蓋此器誤大司命爲大紹命彼本則誤舞紹爲舞司當年作篆人粗舛致有兩失耳

齊侯罍銘搨本第七條第一二字是子薹第八條子薹夏舞再見此兩薹字筆畫甚明白必是陳氏子之名未能定之道州何子貞編修釋爲从黃省之蓳字即陳子彊之名甚確又得一無疑之字與義矣子彊彊字與薹字之義切近明白是居斤切凡从某省之字可寄其義不必定从其聲特此篆黃尚不省今說文堇古文作薹古文僅見於此器矣左傳昭二十六年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之名無考今因此器得之

矣彊唐石經作疆宋板誤彊說文自堇字畺字以至彊字相因相次古人字由名生彝銘中樂舞者名𦰩字子彊無疑矣或疑史記武子開開即彊非也開从幵聲且兼會意在段氏古韻十一部不能與𦰩聲相涉堇字在十三部居斤切故墐謹殣饉鄞廑僅覲勤等字从之以上各字皆巨斤切居隱切相近之音也

說文堇字部首之後次以艱字以堇爲旁艮爲聲與堇同古韻十三部由此再轉入十四部則難漢歎嘆等字亦从𦰩得聲者也說文鷬即難字从鳥𦰩聲然則堇有艱難之音而歎字从鷬省聲嘆字从歎省聲其聲一也其實文殷元寒韻可合不必曰省說文堇黏土从黃

省从土古文堇菳土黃黏則彊而治之艱是以說文土黏色黃難治比田畕彊各義皆以次連綴於十三篇之後亦必因其字音義皆近也然則漢字从堇豈非以其土性黏色黃艱治之故乎余嘗兩次夏渡襄陽皆當盛漲漢中府之土隨水奔流既黃且黏甚於黃河因知倉聖造字大禹名川皆有故矣

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云陳桓子無宇產於亹然則無宇又有一子名亹此何人乎余曰此乃史記田敬仲世家所謂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乃子開之名開其字也無宇嫡子書字子占見世本又

三子亹字子開蓋字子彊之譌子也子彊不謚武也史記曰武子開杜預左傳注曰子彊武子字此必是史記不誤而杜誤也開與亹之義亦明白切近之至詩鳧鷖在亹箋云亹之言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亹水流山間兩岸若門也然則亹卽門之假借字麥亹冬卽麥門冬門義甚多詳余釋門篇門爲名開爲字猶蓋爲名彊爲字文何疑哉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駡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由弓之說證之則失弓者武子亹也卽子開非

子疆左但書武子謚白晳者鬒也卽子疆非謚武蓋兄弟兩人也冉豎射子開識之矣平子亦知之矣卽使冉豎平子有言傳未書之惟冉豎不識子疆但言其白晳諸狀故平子曰必子疆也若旣射武子而識之是亢之甚矣又指武子爲君子白晳云云則與下文謂之君子何敢亢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舍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晳又一人也亢之當之也左傳以亢其讎我亢其下結草以亢杜回皆其義杜注以公戰禦之乃因上私字望文以生義耳彼時兄弟兩人情事可見如此今因考鬒䰍二字之義而得之乃知杜元凱誤爲一人經義之失久矣

陳占字子書占書猶今人言看書也
啟尚書曰明啟刑書胥占啟籥見書

武子開與子疆度皆是必存公室之人銘中既以樂舞御天子復誓於大司命有事於南宮必不似鼈子乞收民心以圖齊國觀哀十四年陳子逆語闞子我曰且其違者不過數人然則違者非即開疆家乎

陳頌南農部慶鏞又云子疆非謚武子其謚昭子乎左哀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爲成子兄弟以充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莊字疑即薑字之訛形相近也昭子莊當即昭子薑

亦桓子子無疑杜氏既誤以昭子爲僖子之子又誤蓋爲莊其說沿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杜誣昭子莊爲成子之子出於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無此事也司馬駁之知昭子不名莊然卒莫詳其名更不知杜氏强以昭子充數今證以齊疊得論世知人之助

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訓詁之學必自形聲始自六書之旨不明於古人傳授師承求其義不得反疑古人改文就義不已傎乎三家詩實先毛公魏晉

以降絶學寖亡其散見於往籍者千百之一耳伯厚王氏詩攷之緝毛舉大指未暢厥流余嘗病之柳東大史潛孳經史精邃博綜實欲究過前哲其言三家多今文毛多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借按之羣書無不融合又推原傳授諸儒有以知其說之所宗一一派別而提證之由形聲而得訓詁由訓詁而得義理俾千古微學一旦揭日月而列星辰則三家雖亡猶存也夫自有宋以來學者類沿於空疏之病王氏獨能網羅載籍實事求是闡發許鄭之言顧尚有待於後人之補正柳東以名翰林出為縣令不三月以

親老解組歸而教授伯厚之鄉得其流風緒論益肆力於學可不謂好學守道者與余在廣州開學海堂集說經之書爲
皇清經解千四百卷而獨鈌三家詩石經今於滇中始得見之爰亟爲編入續編并敘而歸之柳東尚有論語諸經說何不盡出而觀之也